

## 回忆、怀旧和未来 ——乐黛云、成中英对话

乐：成中英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他从哈佛大学获得哲学专业的哲学博士。他所做的工作更理论化、更哲学化，而且在很多地方有很好的见解和很高的成就。今天能跟他一起讨论一些人生问题，我觉得很荣幸，希望能把它很好地记载下来。这次想专门讨论一下回忆和未来的问题。

### 从复仇与遗忘谈起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复仇的问题切入？复仇是一种回忆，同时塑造着未来，延续到后代。仇恨不断延续，不管是在巴勒斯坦也好，在阿富汗也好，这种血仇如何才能真正地化解，恐怕是一个很大的人类的难题。中国文化中，也有复仇的传统。如眉间尺和雌雄剑的故事。鲁迅在《故事新编》里编写的《铸剑》，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改写的。原作见于《列异传》（相传为曹丕所写）和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故事写的是杰出工匠干将和妻子莫邪铸造了雌雄二剑。楚王得了雌剑，为避免其绝代工艺为他人所用，杀了干将。干将生前将雄剑埋于南山之阴，留待儿子长成，为父报仇。16年后，儿子眉间尺实现了这一宿命。其实他并未见过父亲，但他整个一生都注定了必须为报父仇而生存，最后献出自己的生命。一个16岁的孩子怎么能得见国王呢？这时有一个黑衣人来帮助他，条件是要用孩子的头和雄剑作为诱饵，骗取楚王的信任。眉间尺英勇自刎，他的头颅随黑衣人进入王宫，在一个金色大鼎中，翻滚作“团圆舞”。黑衣人趁楚王就近观看时，将王头亦斩入鼎中。眉间尺的头颅与楚王头撕咬翻滚，却不能取胜。黑衣人为帮助眉间尺，将自己的头也割下，投入鼎中。最后三个人的头颅都在这个大油锅里沸腾，终于全都变成了白色的骷髅。骷髅是无法分辨出哪个是国王，哪个是复仇者的。分辨不出，怎么能按身份埋葬呢？于是，只好将三个骷髅头埋在一起，都成了“王”，称为“三王冢”——复仇者和被复仇者难以分辨，合为一体。短暂的复仇与永恒的死亡相比，人世间极为重要的价值与生命的消亡相比，意义何在呢？我觉得鲁迅写这个故事很有深意，充满了反讽和象征的意味。《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也是一样，家族仇恨的记忆毁灭了美好的生命和爱情。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类记忆呢？其实中国也还有另一种传统，那就是张载说的“仇必和而解”以及民间的“一笑泯恩仇”等等。就是不要把仇恨老是记住，冤冤相报，永无了结，而是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今天处理人类关系，复仇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回忆、记忆与复仇的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你对伦理学很有研究，能不能从这些方面给我们一些启发？主要是你讲，我不过是提一些问题而已。

### “仇必仇到底”还是“仇必和而解”？

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长期的仇恨愈演愈烈，不是一两个国家的领导者就能够很快解决问题的。当然仇恨的长期斗争发展下去，对于两个民族的福祉不好，对世界和平的实现也是有妨碍的。我们相信人类的智慧可以找到一条解决之路，但这就涉及到自我意识、世界意识、未来意识、超越意识与第三者角色等问题，尤其在如何进行中介的调解（mediation），以及如何来具体化解实际的纠纷热点与实现攸关双方共同利益与有利关联，不能不做讲究。值得我们注